

論

衡

二





衡

論

(二)

著 充 王

論衡卷六

福虛篇

世論行善者福至爲惡者禍來福禍之應皆天也人爲之天應之賜恩人君賞其行陰惠天地報其德無貴賤賢愚莫謂不然徒見行事有其文傳又見善人時遇福故遂信之謂之實然斯言或時賢聖欲勸人爲善著必然之語以明德報或福時適遇者以爲然如實論之安得福祐乎楚惠王食寒菹而得蛭因遂吞之腹有疾而不能食令尹問王安得此疾也王曰我食寒菹而得蛭念譴之而不行其罪乎是廢法而威不立也非所以使國人聞之也譴而行誅乎則庖廚監食者法皆當死心又不忍也吾恐左右見之也因遂吞之令尹避席再拜而賀曰臣聞天道無親唯德是輔王有仁德天之所奉也病不爲傷是夕也惠王之後而蛭出及久患心腹之積皆愈故天之親德也可謂不察乎曰此虛言也案惠王之吞蛭不肖之主也有不肖之行天不祐也何則惠王不忍譴蛭恐庖廚監食法皆誅也一國之君專擅賞罰而救人君

所爲也惠王通譴菹中何故有蛭庖廚監食皆當伏法然能終不以飲食行誅於人赦而不罪惠莫大焉庖廚罪覺而不誅自新而改後惠王赦細而活微身安不病今則不然彊食害已之物使監食之臣不聞其過失御下之威無禦非之心不肖一也使庖廚監食失甘苦之和若塵土落於菹中大如蟣虱非意所能覽非目所能見原心定罪不明其過可謂惠矣今蛭廣有分數長有寸度在寒菹中眇目之人猶將見之臣不畏敬擇濯不謹罪過至重惠王不譴不肖二也菹中不當有蛭不食投地如恐左右之見懷屏隱匿之處足以使蛭不見何必食之如不可食之物誤在菹中可復隱匿而彊食之不肖三也有不肖之行而天祐之是天報祐不肖人也不忍譴蛭世謂之賢賢者操行多若吞蛭之類吞蛭天除其病是則賢者常無病也賢者德薄未足以言聖人純道操行少非爲推不忍之行以容人之過必衆多矣然而武王不豫孔子疾病天之祐人何不實也或時惠王吞蛭蛭偶自出食物者無有不死腹中熱也初吞蛭時未

死而腹中熱蛭動作故腹中痛須臾蛭死腹中痛亦止蛭之性食血惠王心腹之積殆積血也故食血之蟲死而積血之病愈猶狸之性食鼠人有鼠病吞狸自愈物類相勝方藥相使也食蛭蟲而病愈安得怪乎食生物無不死死無不出之後蛭出安得祐乎令尹見惠王有不忍之德知蛭入腹中必當死出臣因再拜賀病不爲傷著已知來之德以喜惠王之心是與子韋之言星徙太卜之言地動無以異也宋人有好善行者三世不解家無故黑牛生白犢以問孔子孔子曰此吉祥也以享鬼神卽以犢祭一年其父無故而盲牛又生白犢其父又使其子問孔子孔子曰吉祥也以享鬼神復以犢祭一年其子無故而盲其後楚攻宋圍其城當此之時易子而食之拊骸而炊之此獨以父子俱盲之故得毋乘城軍罷圍解父子俱視此修善積行神報之效也曰此虛言也夫宋人父子修善如此神報之何必使之先盲後視哉不盲常視不能護乎此神不能護不盲之人則亦不能以盲護人矣使宋楚之君合戰頓兵流血僵尸戰夫禽

獲死亡不還以盲之故得脫不行可謂神報之矣今宋楚相攻兩軍未合華元子反結言而退二軍之衆並全而歸兵矢之刃無傾用者雖有乘城之役無死亡之患爲善人報者爲乘城之閭乎使時不盲亦猶不死盲與不盲俱得脫免神使之盲何益於善當宋國乏糧之時也盲人之家豈獨富哉俱與乘城之家易子拊骸反以窮厄獨盲無見則神報祐人失善惡之實也宋人父子前偶自以風寒發盲圍解之後盲偶自愈世見父子修善又用二白犢祭宋楚相攻獨不乘城圍解之後父子皆視則謂修善之報獲鬼神之祐矣楚相孫叔敖爲兒之時見兩頭地殺而埋之歸對其母泣母問其故對曰我聞見兩頭地死向者出見兩頭地恐去母死是以泣也其母曰今地何在對曰我恐後人見之卽殺而埋之其母曰吾聞有陰德者天必報之汝必不死天必報汝叔敖竟不死遂爲楚相埋一地獲二祐天報善明矣曰此虛言矣夫見兩頭地輒死者俗言也有陰德天報之福者俗議也叔敖信俗言而埋地其母信俗議而必報是謂死

生無命在一地之死齊孟嘗君田文以五月五日生其父田嬰護其母曰何故舉之曰君所以不舉五月子何也嬰曰五月子長與戶同殺其父母曰人命在天乎在戶乎如在天君何憂也如在戶則宜高其戶耳誰而及之者後文長與一戶同而嬰不死是則五月舉子之忌無效驗也夫惡見兩頭地猶五月舉子也五月舉子其父不死則知見兩頭地者無殃禍也

由此言之見兩頭地自不死非埋之故也埋一地獲二福如埋十地得幾祐乎埋地惡人復見叔敖賢也賢者之行豈徒埋地一事哉前埋地之時多所行矣稟天善性動有賢行賢行之人宜見吉物無爲乃見欲人之地豈叔敖未見地之時有惡天欲殺之見其埋地除其過天活之哉石生而堅蘭生而香如謂叔敖之賢在埋地之時非生而稟之也儒家之徒董無心墨家之役纏子相見講道纏子稱墨家佑鬼神是引秦穆公有明德上帝賜之九十年纏子難以堯舜不賜年桀紂不天死堯舜桀紂猶爲尚遠且近難以秦穆公晉文公夫謚者行之迹也迹生時行以爲死

謚穆者誤亂之名文者德惠之表有誤亂之行天賜之年有德惠之操天奪其命乎案穆公之霸不過晉文晉文之謚美於穆公天不加晉文以命獨賜穆公以年是天報誤亂與穆公同也天下善人寡惡人衆善人順道惡人違天然夫惡人之命不短善人之年不長天不命善人常享一百載之壽惡人爲鴆子惡死何哉

禍虛篇

世謂受福祐者旣以爲行善所致又謂被禍害者爲惡所得以爲有沉惡伏過天地罰之鬼神報之天地所罰小大猶發鬼神所報遠近猶至傳曰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哭子夏曰天乎子之無罪也曾子怒曰商汝何無罪也吾與汝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汝於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無有異聞爾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而曰汝何無罪欺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吾離群而索居亦以久矣夫子夏喪其明曾子責以罪子夏投杖拜曾子之言蓋以天

實罰過故曰失其明已實有之故拜受其過始聞暫見皆以爲然熟考論之虛妄言也夫失明猶失聰也失明則盲失聰則聵病聵不謂之有過失明謂之有罪惑也蓋耳目之病猶心腹之有病也耳目失明聽謂之有罪心腹有病可謂有過乎伯牛有疾孔子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原孔子言謂伯牛不幸故傷之也如伯牛以過致疾天報以惡與子夏同孔子宜陳其過若曾子謂子夏之狀今乃言命命非過也且天之罰人猶人君罪下也所罰服罪人君赦之子夏服過拜以自悔天德至明宜愈其盲如非天罪子夏失明亦無三罪且喪明之病孰與被厲之病喪明有三罪被厲有十過乎顏淵早夭子路菹醢早死菹醢極禍也以喪明盲之顏淵子路有百罪也由此言之曾子之言誤矣然子夏之喪明喪其子也子者人情所通親者人所力報也喪親民無聞喪子失其明此恩損於親而愛增於子也增則哭泣無數數哭中風目失明矣曾子因俗之議以著子夏三罪子夏亦緣俗議因以失明故拜受其過

曾子子夏未離於俗故孔子門叙行未在上第也秦襄王賜白起劔白起伏劔將自刎曰我有何罪於天乎良久曰我固當死長平之戰趙卒降者數十萬我詐而盡坑之是足以死遂自殺白起知已前罪服更後罰也夫白起知已所以罪不知趙卒所以坑如天審罰有過之人趙降卒何辜於天如用兵妄傷殺則四十萬衆必有不亡不亡之人何故以其善行無罪而竟坑之卒不得以善蒙天之祐白起何故獨以其罪伏天之誅由此言之白起之言過矣秦二世使使者詔殺蒙恬蒙恬喟然嘆曰我何過於天無罪而死良久徐曰恬罪故當死矣夫起臨洮屬之遼東城徑萬里此其中不能毋絕地脉此乃恬之罪也卽吞藥自殺太史公非之曰夫秦初滅諸侯天下心未定夷傷未瘳而恬爲名將不以此時強諫救百姓之急養老矜孤修衆庶之和阿意興功此其子第過誅不亦宜乎何與乃罪地脉也夫蒙恬之言既非而太史公非之亦未是何則蒙恬絕脉罪至當死地養萬物何過於人而蒙恬絕其脉知已有絕地脉之罪不知地

所以絕之過自非如此與不自非何以異太史公爲非恬之爲名將不能以彊諫故致此禍夫當諫不諫故致受死亡之戮身任李陵坐下黨室如太史公之言所任非其人故殘身之戮天命而至也非蒙恬以不彊諫故致此禍則已下黨室有非者矣已無非則其非蒙恬非也作伯夷之傳則善惡之行云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好學然回也屢空槽櫛不厭卒天死天之報施善人如何哉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黨數千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獨遵何哉若此言之顏淵不當早天盜跖不當全活也不怪顏淵不當天而獨謂蒙恬當死過矣漢將李廣與望氣王朔燕語曰自漢擊匈奴而廣未常不在其中而諸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然以胡軍攻取侯者數十人而廣不爲侯後人然終無尺土之功以得見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且固命也朔曰將軍自念豈常有恨者乎廣曰吾爲隴西太守羌常反吾誘而降之八百餘人吾詐而同日殺之至今恨之獨此矣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乃將軍所以不得侯者

也李廣然之聞者信之夫不侯猶不王者也不侯何恨不王何負乎孔子不王論者不謂之有負李廣不侯王朔謂之有恨然則王朔之言失論之實矣論者以爲人之封侯自有天命天命之符見於骨體大將軍衛青在建章宮時鉗徒相之曰貴至封侯後竟以功封萬戶侯衛青未有功而鉗徒見其當封之證由此言之封侯有命非人操行所能得也鉗徒之言實而有效王朔之言虛而無驗也多橫恣而不罹禍順道而違福王朔之說白起自非蒙恬自咎之類也倉卒之世以財利相劫殺者衆同車共船千里爲商至湖迥之地殺其人而并取其財尸捐不收骨暴不葬在木爲魚鼈之食在土爲螻蟻之糧情歎之人不力農勉商以積穀貨遺戔饑饉腹餓不飽推人若畜割而食之無君子小人並爲魚肉人所不能知吏所不能覺千人以上萬人以下計一聚之中生者百一死者十九可謂無道至痛甚矣皆得賜達富厚安樂天不責其無仁義之心道相并殺非其無力作而倉卒以人爲食加以濕漏使之天命章其陰罪明示世人

使知不可爲非之驗何哉王朔之言未必審然傳書李斯姪同才幽殺韓非於秦後被車裂之罪商鞅欺舊交擒魏公子卬後受誅死之禍彼欲言其賊賢欺

卒有善神祐其後也一身之行一行之操結髮終死前後無異然一成一敗一進一退一窮一通一全一壞遭遇適然命時當也

龍虛篇

交故受患禍之報也夫韓非何故而爲李斯所幽公子卬何罪而爲商鞅所擒車裂誅死賊賢欺交幽死見擒何以致之如韓非公子卬有惡天使李斯商鞅報之則李斯商鞅爲天奉誅宜蒙其賞不當受其禍如韓非公子卬無惡非天所罰李斯商鞅不得幽擒論者說曰韓非公子卬有陰惡伏罪人不聞見天獨知之故受戮殃夫諸有罪之人非賊賢則逆道如賊賢則被所賊者何負如逆道則被所逆之道何非凡人窮達禍福之至大之則命小之則時太公窮賤遭周文而得封寧戚隱阮逢齊桓而見官非窮賤隱阮有非而得封見官有是也窮達有時遭遇有命也太公寧戚賢者也尚可謂有非聖人純道者也虞舜爲父弟所害幾死再三有遇唐堯堯禪舜立爲帝嘗見害未有非立爲帝未有是前時未到夜則命時至也案古人君臣困窮後得達通未必均有惡天禍其前

盛夏之時雷電擊折破樹木發壞室屋俗謂天取龍謂龍藏於樹木之中匿於屋室之間也雷電擊折樹木發壞室屋則龍見於外龍見雷取以升天世無愚智賢不肖皆謂之然如考實之虛妄言也夫天之取龍何意邪如以龍神爲天使猶賢臣爲君使也反報有時無爲取也如以龍遁逃不還非神之行天亦無用爲也如龍之性當在天在天上者固當生子無爲復在地如龍有升降降龍生子於地子長大天取之則世名雷電爲天怒取龍之子無爲怒也且龍之所居常在水澤之中不在木中屋間何以知之叔向之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地傳曰山致其高雲雨起焉水致其深蛟龍生焉傳又言禹渡於江黃龍負船荆次非渡淮兩龍繞舟東海之上有黃工詎黃或勇而作有力出過神淵使御者飲馬馬飲因沒訖怒拔劍入

淵追馬見兩蛟方食其馬手劍擊殺兩蛟由是言之
蛟與龍常在淵水之中不在木中屋間明矣在淵水
之中則魚鼈之類魚鼈之類何爲上天天之取龍何
用爲哉如以天神乘龍而行神恍惚無形出入無間
無爲乘龍也如仙人騎龍天爲仙者取龍則仙人含
天精氣形輕飛騰若鴻鵠之狀無爲騎龍也世稱黃
帝騎龍升天此言蓋虛猶今謂天取龍也且世謂龍
升天者必謂神龍不神不升天升天神之效也天地
之性人爲貴則龍威矣貴者不神威者反神乎如龍
之性有神與不神神者升天不神者不能龜地亦有
神與不神神龜神地復升天乎且龍稟何氣而獨神
天有倉龍白虎朱鳥玄武之象也地亦有龍虎鳥龜
之物四星之精降生四獸虎鳥與龜不神龍何故獨
神也人爲倮蟲之長龍爲鱗蟲之長俱爲物長謂龍
升天人復升天乎龍與人同獨謂能升天者謂龍神
也世或謂聖人神而先知猶謂神龍能升天也因謂
聖人先知之明論龍之才謂龍升天故其宜也天地
之間恍惚無形寒暑風雨之氣乃爲神今龍有形有

形則行行則食食則物之性也天地之性有形體之
類能行食之物不得爲神何以言之龍有體也傳言
鱗蟲三百龍爲之長龍爲鱗蟲之長安得無體何以
言之孔子曰龍食於清游於清龜食於清游於濁魚
食於濁游於清正上不及龍下不爲魚中止其龜與
山海經言四海之外有乘龍地之人世俗畫龍之象
馬首蛇尾由此言之馬蛇之類也韓子曰蜚龍乘雲
騰地游霧雲罷雨霽與蜚蟻同矣韓子曰龍之爲蟲
也鳴可狎而騎也然喉下有逆鱗尺餘人或嬰之必
殺人矣比之爲蜚蟻又言蟲可狎而騎蛇馬之類明
矣傳曰紂作象箸而箕子泣泣之者痛其極也夫有
象箸必有玉杯玉杯所盈象箸所挾則必龍肝豹胎
夫龍肝可食其龍難得難得則愁下愁下則禍生故
從而痛之如龍神其身不可得殺其肝何可得食禽
獸肝胎非一稱龍肝豹胎者人得食而知其味美也
春秋之時龍見于絳郊魏獻子問於蔡墨曰吾聞之
蟲莫智於龍以其不生得也謂之智信乎對曰人實
不知非龍實智古者畜龍故國有養龍氏有御龍氏

獻子曰是二者吾亦聞之而不知其故是何謂也對曰昔有鸞叔宋有裔子曰董父實甚好龍能求其嗜欲以飲食之龍多歸之乃擾畜龍以服事舜而錫之姓曰董氏曰豢龍封諸澨川澨夷氏是其後也故帝舜氏世有畜龍及有夏孔甲擾於帝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二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也而未獲豢龍氏有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于豢龍氏以事孔甲能飲食龍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以更豕韋之後龍一雌死潛醢以食夏后夏后烹之既而使求懼而不得遷于魯縣范氏其後也獻子曰今何故無之對曰夫物有其官官修其方朝夕思之一日失職則死及之失官不食官宿其業其物乃至若泯棄之物乃低伏鬱湮不育由此言之龍可畜又可食也可食之物不能神矣世無其官又無董父后劉之人故潛藏伏匿出見希疏出又乘雲與人殊路人謂之神如存其官而有其人則龍牛之類也何神之有以山海經言之以慎子韓子證之以俗世之盡驗之以箕子之泣訂之以蔡墨之對論之知龍不能神不能升天天

不以雷電取龍明矣世俗言龍神而升天者妄矣世俗之言亦有緣也短書言龍無尺水無以升天又曰升天又言尺水謂龍從水中升天也彼短書之家世俗之人也見雷電發時龍隨而起當雷電樹木擊之時龍適與雷電俱在樹木之側雷電去龍隨而上故謂從樹木之中升天也實者雷龍同類感氣相致故易曰雲從龍風從虎又言虎嘯谷風至龍與景雲起龍與雲相招虎與風相致故董仲舒雩祭之法設土龍以爲威也夫盛夏太陽用事雲雨千之太陽火也雲雨水也火激薄則鳴而爲雷龍聞雷聲則起起而雲至雲至而龍乘之雲雨感龍龍亦起雲而升天天極雷高雲消復降人見其乘雲則謂升天見天爲雷電則爲天取龍世儒讀易文見傳言皆知龍者雲之類拘俗人之議不能通其說又見短書爲證故遂謂天取龍天不取龍龍不升天當舊正祈之殺兩蛟也手把其尾拽而出之至淵之外雷電擊之蛟則龍之類也蛟龍見而雲雨至雲雨至則雷電擊如以天實取龍龍爲天用何以死蛟爲取之且魚在水中亦隨

雲雨蟲而乘雲雨非升天也龍魚之類也其乘雷電猶魚之飛也魚隨雲雨不謂之神龍乘雷電獨謂之神世俗之言失其實也物在世間各有所乘水地乘霧龍乘雲鳥乘風見龍乘雲獨謂之神失龍之實証龍之能也然則龍之所以爲神者以能屈伸其體存亡其形屈伸其體存亡其形永足以爲神也豫讓吞炭漆身爲厲人不識其形子貢滅鬚爲婦人人不知其狀龍變體自匿人亦不能覺變化藏匿者巧也物性亦有自然狴狴知往乾鵠知來鸚鵡能言三怪比龍性變化也如以巧爲神豫讓子貢神也孔子曰游者可爲網飛者可爲矰至於龍也吾不知其乘風雲上升今日見老子其猶龍乎夫龍乘雲而上雲消而下物類可察上下可知而云孔子不知以孔子之聖尚不知龍况俗人智淺好奇之性無實可之心謂之龍神而升天不足怪也

雷虛篇

盛夏之時雷電迅疾擊折樹木壞敗室屋時犯殺人世俗以爲擊折樹木壞敗室屋者天取龍其犯殺人

也謂之陰過飲食人以不潔淨天怒擊而殺之隆隆之聲天怒之音若人之吶吁矣世無愚智莫謂不然推人道以論之虛妄之言也夫雷之發動一氣一聲也折木壞屋亦犯殺人犯殺人時亦折木壞屋獨謂折木壞屋者天取龍犯殺人罰陰過與取龍吉凶不同並時共聲非道也論者以爲隆隆者天怒吶吁之聲也此便於罰過不宜於取龍罰過天怒可也取龍龍何過而怒之如龍神天取之不宜怒如龍有過與人同罪龍殺而已何爲取也殺人怒可也取龍龍何過而怒之殺人不取殺龍取之人龍之罪何別而其殺之何異然則取龍之說既不可聽罰過之言復不可從何以效之索雷之聲迅疾之時人仆死於地隆隆之聲臨人首上故得殺人審隆隆者天怒乎怒用口之怒氣殺人也口之怒氣安能殺人人爲雷所殺詢其身體若燔灼之狀也如天用口怒口怒生火乎且口著乎體口之動與體俱當擊折之時聲著于地其衰也聲著于天夫如是聲著地之時口至地體亦宜然當雷迅疾之時仰視天不見天之下不見天之

下則夫隆隆之聲者非天怒也天之怒與人無異人怒身近人則聲疾遠人則聲微今天聲近其體遠非怒之實也且雷聲迅疾之時聲東西或南北如天怒體動口東西南北仰視天亦宜東西南北或曰天已東西南北矣雲雨冥晦人不能見耳夫千里不同風百里不共雷易曰震驚百里雷電之地雷雨晦冥百里之外無雨之處宜見天之東西南北也口着於天宜隨口口一移普天皆移非獨雷雨之地天隨口動也且所謂怒者誰也天神邪蒼蒼之天也如謂天神神怒無聲如謂蒼蒼之天天者體不怒怒用口且天地相與夫婦也其卽民父母也子有過父怒笞之致死而母不哭乎今天怒殺人地宜哭之獨聞天之怒不聞地之哭如地不能哭則天亦不能怒且有怒則有喜人有陰過亦有陰善有陰過天怒殺之如有陰善天亦宜以善賞之隆隆之聲謂天之怒如天之喜亦哂然而笑人有喜怒故謂天喜怒哀人以知天知天本於人如人不怒則亦無緣謂天怒也緣人以知天宜盡人之性人性怒則咆哮喜則歌笑比聞天

之怒希聞天之喜比見天之罰希見天之賞豈天怒不喜貪於罰希於賞哉何怒罰有效喜賞無驗也且雷之擊也折木壞屋時犯殺人以爲天怒時或徒雷無所折敗亦不殺人天空怒乎人君不空喜怒喜怒必有賞罰無所罰而空怒是天妄也妄則失威非天行也政事之家以寒溫之氣爲喜怒之候一有候字人君喜卽天溫怒則天寒雷電之日天必寒也高祖之先劉媪曾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此時雷電晦冥天方施氣宜喜之時也何怒而雷如用擊折者爲怒不擊折者爲喜則夫隆隆之聲不宜同音人怒喜異聲天怒喜同音與人乖異則人何緣謂之天怒且飲食人以不潔淨小過也以至尊之身親罰小過非尊者之宜也尊不親罰過故王不親誅罪天尊於王親罰小過是天德劣於王也且天之用心猶人之用意人君罪惡初聞之時怒以非之及其誅之哀以憐之故論語曰如得其情則哀憐而勿喜紂至惡也武王將誅哀而憐之故尚書曰予惟率夷憐爾人君誅惡憐而殺之天之罰過怒而擊之是天少恩而人多惠也說

兩者以爲天施氣天施氣濕爲雨故雨潤萬物名曰澍人不喜不施恩天不說不降雨謂雷天怒雨者天喜也雷起常與雨俱如論之言天怒且喜也人君賞罰不同日天之怒喜不殊時天人相違賞罰乖也且怒喜具形亂也惡人爲亂怒罰其過罰之以亂非天行也冬雷人謂之陽氣洩春雷謂之陽氣發夏雷不謂陽氣盛謂之天怒竟虛言也人在天地之間物也物亦物也物之飲食天不能知人之飲食天獨知之萬物於天皆子也父母於子恩德一也豈爲貴賢加意賤愚不察乎何其察人之明省物之闇也大豕食人腐臭食之天不殺也如以人貴而獨禁之則鼠溲人飲食人不知誤而食之天不殺也如天能原鼠則亦能原人人誤以不潔淨飲食人人不知而食之耳豈故舉腐臭以予之哉如故予之人亦不肯食呂后斷戚夫人手去其眼置於廁中以爲人豕呼人示之人皆傷心惠帝見之病臥不起呂后故爲天不罰也人誤不知天輒殺之不能原誤失而責故天治悖也夫人食不淨之物口不知有其溲也如食已知之

名曰腸溲戚夫人入廁身體辱之與溲何以別腸之與體何以異爲腸不爲體傷溲不病辱非天意也且人明人食不清之物心平如故觀戚夫人者莫不傷心人傷天意悲矣夫戚戚夫人則怨呂后棄呂后之崩未必遇雷也道士劉春榮感楚王英使食不清春死未必遇雷也建初四年夏六月雷擊殺會稽斬事日食羊五頭皆死夫羊何陰過而雷殺之舟人溲溪上流人飲下流舟人不雷死天神之處天猶王者之居也王者居重開之內則天之神宜在隱匿之中王者居宮室之內則天亦有太微紫宮軒轅文昌之坐王者與人相遠不知人之陰惡天神在四宮之內何能見人闇過王者聞人過以人知天知人惡亦宜因鬼使天問過於鬼神則其誅之宜使鬼神如使鬼神則天怒鬼神也非天也且王斷刑以秋天之殺用夏此王者用刑違天時奉天而行其誅殺也宜法象上天天殺用夏王誅以秋天人相遠非奉天之義也或論曰飲食不潔淨天之大惡也殺大惡不須時王者大惡謀反大逆無道也天之大惡飲食人不潔淨天

之所惡小大不均等也如小大同王者宜法天制飲
食人不潔清之法爲死刑也聖王有天下制刑不備
此法聖王闕略有遺失也或論曰鬼神治陰王者治
陽陰過聞昧人不能覺故使鬼神主之曰陰過非一
也何不盡殺案一過非治陰之義也天怒不旋日人
怨不旋踵人有陰過或時有用冬未必專用夏也以
冬過誤不輒擊殺遠至於夏非不旋日之意也圖畫
之工圖雷之狀累累如連鼓之形又圖一人若力士
之容謂之雷公使之左手引連鼓右手推椎若擊之
狀其意以爲雷聲隆隆者連鼓相扣擊之意也其魄
然若敝裂者椎所擊之聲也其殺人也引連鼓相椎
并擊之矣世又信之莫謂不然如復原之虛妄之象
也夫雷非聲則氣也聲與氣安可推引而爲連鼓之
形乎如審可推引則是物也相扣而音鳴者非鼓卽
鐘也夫隆隆之聲鼓與鐘邪如審是也鐘鼓而不空
懸須有筭簠然後能安然後能鳴今鐘鼓無所懸若
雷公之足無所蹈履安得而爲雷或曰如此固爲神
如必有所懸着足有所履然後而爲雷是與人等也

何以爲神曰神者恍惚無形出入無門上下無根故
謂之神今雷公有形雷聲有器安得爲神如無形不
得爲之圖象如有形不得謂之神謂之神龍升天實
事者謂之不然以人時或見龍之形也以其形見故
圖畫升龍之形也以其可畫故有不神之實難曰人
亦見鬼之形鬼復神乎曰人時見鬼有見雷公者乎
鬼名曰神其行蹈地與人相似雷公頭不懸於天足
不蹈於地安能爲雷公飛者皆有翼物無翼而飛謂
仙人畫仙人之形爲之作翼如雷公與仙人同宜復
着翼使雷公不飛圖雷家言其飛非也使實飛不爲
着翼又非也夫如是圖雷之家畫雷之狀皆虛妄也
且說雷之家謂雷天怒响吁也圖雷之家謂之雷公
怒引連鼓也審如說雷之家則圖雷之家非審如圖
雷之家則說雷之家誤二家相違也并而是之無是
非之分無是非之分故無是非之實無以定疑論故
虛妄之論勝也禮曰刻尊爲雷之形一出入一屈
一伸爲相校軫則鳴校軫之狀校軾或作校較鬱律嘖壘之
類也此象類之矣氣相校軾分裂則隆隆之聲校軾

之音也。魄然若裂者，氣射之聲也。氣射中人人則死矣。實說雷者，太陽之激氣也。何以明之？正月陽動，故正月始雷。五月陽盛，故五月雷。迅秋、冬陽衰，故秋冬雷潛。盛夏之時，太陽用事，陰氣乘之，陰陽分事，則相枝軫，枝軫則激射，激射爲毒，中人輒死。中木、木折，中屋、屋壞，人在木下、屋間，偶中而死矣。何以驗之？試以一斗水灌冶鑄之火氣，激裂若雷之音矣。或近之必灼人，體天地爲鑑大矣。陽氣爲火，猛矣。雲雨爲水，多矣。分爭激射，安得不迅中傷人？身安得不死？當工之消鐵也，以土爲形，燥則鐵下不則躍，溢而射中人身，則皮膚灼剝，陽氣之熱非直消鐵之烈也。陰氣激之非直土泥之濕也。陽氣中人非直灼刺之痛也。夫雷火也，氣刺人人不得無迹，如炙處狀似文字，人見之謂天記書其過以示百姓，是復虛妄也。使人盡有過，天用雷殛人，殺人當彰其惡，以懲其後，明著其文字，不當間時。圖出於河書，出於洛河圖，洛書天地所爲人讀知之。今雷死之書亦天所爲也，何故難知？如以一人皮不可書，魯惠公夫人仲子宋武公

女也。生而有文在掌，曰爲魯夫人。文明可知，故仲子歸魯，雷書不著，故難以懲後。夫如是，火刺之跡非天所書也。或頗有而增其語，或無有而空生其言，虛妄之俗好怪奇，何以驗之？雷者火也，以人中雷而死，卽詢其身中，頸則鬚髮燒焦，中身則皮膚灼爛，臨其尸上，聞火氣一驗也。道術之家，以爲雷燒石色赤，投於井中，石焦，井寒，激聲大鳴，若雷之狀，二驗也。人傷於寒，寒氣入腹，腹中素溫，溫寒分爭，激氣雷鳴，三驗也。當雷之時，電光時見，大若火之耀，四驗也。當雷之擊時，或燭人室屋，及地草木五驗也。夫論雷之爲火，有五驗，言雷爲天怒，無一效，然則雷爲天怒，虛妄之言。雖曰論語云：迅雷風烈必變，禮記曰：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懼天怒畏罰及已也。如雷不爲天怒，其擊不爲罰過，則君子何爲爲雷變動朝服而正坐？子曰：天之與人猶父子，有父違也，人聞犬聲於外，莫不驚駭，竦身側耳以審聽之。况聞天變異常之聲，軒輊迅疾之音乎？論語所指禮

記所謂皆君子也君子重慎自知無過如日月之蝕無陰闇食人以不潔淨之事內省不懼何畏於雷審如不畏雷則其變動不足以效天怒何則不爲已也如審畏雷亦不足以效罰陰過何則雷之所擊多無過之人君子恐偶過之故恐懼變動夫如是君子變動不能明雷爲天怒而反著雷之妄擊也妄擊不罰過故人畏之如審罰有過小人乃當懼耳君子之人無爲恐也宋王問唐鞅曰寡人所殺戮者衆矣而群臣愈不畏其故何也唐鞅曰王之所罪盡不善者也罰不善善者胡爲畏王欲群臣之畏也不若毋辯其善與不善而時罪之斯群臣畏矣宋王行其言群臣畏懼宋王大怒夫宋王妄刑故宋國大恐懼雷電妄擊故君子變動君子變動宋國大恐之類也

論衡卷七

道虛篇

儒書言黃帝採首山銅鑄鼎於荆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黃帝上騎龍群臣後宮從上七十餘人龍乃上去餘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髯龍髯拔墮黃帝之弓百姓仰望黃帝既上天乃抱其弓與龍胡髯呼號故後世因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太史公記誅五帝亦云黃帝封禪已仙去群臣朝其衣冠因葬埋之曰此虛言也實黃帝者何等也號乎謚也如謚臣子所諫列也諫生時所行爲之謚黃帝好道遂以升天臣子諫之宜以仙升不當以黃謚謚法曰靜民則法曰黃黃者安民之謚非得道之稱也百王之謚文則曰文武則曰武文武不失實所以勸操行也如黃帝之時質未有謚乎名之爲黃帝何世之人也使黃帝之臣子知君使後世之人跡其行黃帝之世號謚有無雖疑未定黃非升仙之稱明矣龍不升天黃帝騎之乃明黃帝不升天也龍起雲雨因乘而行雲散雨止降復入淵如實黃帝騎龍隨溺於淵也

案黃帝葬於橋山猶曰群臣葬其衣冠審騎龍而升天衣不離形如封禪已仙去衣冠亦不宜遺黃帝實仙不死而升天臣子百姓所親見也見其升天知其不死必也葬不死之衣冠與實死者無以異非臣子實事之心別生於死之意也載太山之上者七十有二君皆勞情苦思憂念王事然後功成事立致治太平太平則天下和安乃升太山而封禪焉夫修道求仙與憂職勤事不同心思道則忘事憂事則害性世稱堯若腊舜若腊心愁憂苦形體羸癯使黃帝致太平乎則其形體宜如堯舜堯舜不得道黃帝升天非其實也使黃帝廢事修道則心意調和形體肥勁是與堯舜異也異則功不同矣功不同天下未太平而升封又非實也五帝三王皆有聖德之優者黃帝不在上焉如聖人皆仙仙者非獨黃帝如聖人不仙黃帝何爲獨仙世見黃帝好方術方術仙者之業則謂帝仙矣又見鼎湖之名則言黃帝採首山銅鑄鼎而龍垂胡髯迎黃帝矣是與說會稽之山無以異也夫山名曰會稽卽云夏禹巡狩會計於此山上故曰會